

蒙台梭利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儿童教育专家
现代最权威的儿童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
举世公认最了解儿童、最懂儿童教育的教育大师



Maria Montessori

一部带来人类幼教方法革命的伟大杰作

完全彩色插图版 教师家长共读本

蒙台梭利方法

[意] 玛利亚·蒙台梭利 著/江雪 编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蒙 台 梭 利 幼 教 经 典 丛 书

Maria 
Montessori

蒙台梭利方法

[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著/江雪 编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台梭利方法/(意)蒙台梭利著;江雪编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9

(蒙台梭利幼教经典丛书)

ISBN 7-201-04588-1

I.蒙… II.①蒙… ②江… III.儿童教育-教学法

IV.G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901 号

法律顾问:高朋律师事务所 王宇 律师

总策划人:王 译

总监制人:大 勇

责任编辑:王 康

封面设计:益创·文豪

内文制作:益创工作室

书 名:蒙台梭利方法
著 者:(意)蒙台梭利
编 译:江 雪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fj.cn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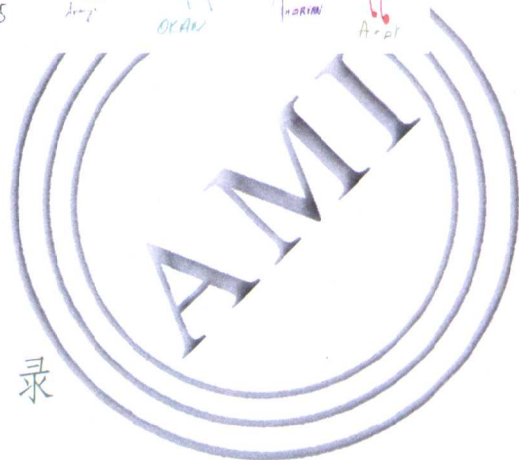
2003年9月 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印张 17.5

字数:240千字 图幅:94幅 印数:1-20000册

ISBN 7-201-04588-1/G·1824

定价:28.00元



目 录

美国版序言



第一章 新教育学与现代科学
的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3

第二章 关于方法的历史回顾



22

第三章 “儿童之家”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6

第四章 “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



53

第五章 纪 律



62

第六章 怎样授课



79

第七章 实际生活练习



87

第八章 儿童膳食



92

第九章 肌肉训练——体操



100

第十章 自然教育——

农业劳动：植物培育



107





第十一章 体力劳动——

陶土工艺和房屋建筑

▶ 116

第十二章 感觉训练

▶ 120

第十三章 感觉训练和教学材料的说明

▶ 132

第十四章 关于感觉训练的一般评论

▶ 153

第十五章 智力教育

▶ 159

第十六章 阅读和书写的教学方法

▶ 176

第十七章 教材及其使用方法介绍

▶ 195

第十八章 儿童期的语言

▶ 222

第十九章 计数教学：算术入门

▶ 233

第二十章 练习的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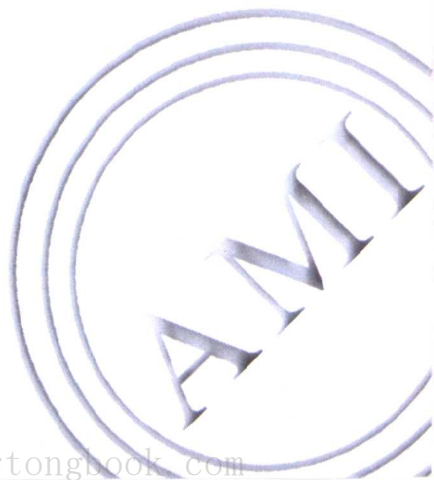
▶ 243

第二十一章 再谈纪律

▶ 249

第二十二章 结论和印象

▶ 267



美国版序言

1911年2月，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亨利·霍姆斯(Henry W. Holmes)建议，将我的著作《运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的科学教育方法》(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并取新名为《蒙台梭利方法》。这是我教育生涯中的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我一直把它当做非同寻常的荣幸之事而期待着，而今天已成为现实。

《蒙台梭利方法》所论述的3至6岁儿童的教育方法，将是一项工作的开



蒙台梭利一生的事业起步于罗马圣洛伦佐区贫民公寓中的“儿童之家”。图为1931年时蒙台梭利和意大利罗马的孩子们在一起。



端，其原则和方法如能得到拓展，将会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其他教育阶段。此外，我还认为“儿童之家”所获得的方法，可以提供一个研究人的实验领域，将促进一门揭示人类本性及其奥秘的学科的发展。

《蒙台梭利方法》从意大利文版问世到英文译本在美国出版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有机会将所论述的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某些细节加以修订，并阐述得更更为准确严谨；同时搜集了有关纪律方面的补充观察材料，新写成两章增补进美国版。实践证明，《蒙台梭利方法》阐述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扩大科学合作。承S·S·麦克罗先生在他声誉卓著的杂志上推荐，我的方法得以在美国引起广泛讨论；事实上，已有许多美国人士专程来罗马参观我的学校，亲自观察我的方法的实际运用。由于这个运动的

鼓励，我不揣冒昧地希望在罗马的工作将成为有效而有益的合作中心。

谨向那些把我的著作介绍到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们、麦克罗先生的杂志的编辑们以及伦敦《全球工作》杂志的编辑表示感谢。这只不过是徒托空言，我惟有希望本书介绍的方法能在美国和英国儿童身上产生效果，这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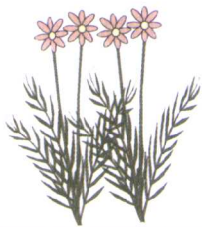


蒙台梭利创办的第一所“儿童之家”的巨大成功使其迅速响遍全球，世界各地相继开办“儿童之家”。图为1914年开设于澳大利亚悉尼的“儿童之家”。

玛利亚·蒙台梭利

1912年于罗马





hengtaishoufangfa

第一章 新教育学与现代科学 的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这并不是——**这**并不是一篇关于科学教育学的专题论文，它只是我根据不完整的记录提供一份实验结果的简要报告。十分明显，这种实验已为新的科学原理的实际运用开辟了道路。近几年来，这些新的科学原理有助于教育工作的变革。

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教育学的发展，随着医学的进步，这种讨论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理论阶段，而要求把结论建立在实证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从韦伯、费克纳到冯特，生理心理学或者实验心理学已成为一门新科学。像从前的形而上学心理学为哲学教育学奠定了基础那样，生理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也将为新教育学奠定基础。应用于研究儿童体格的形态人类学也是促进新教育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发展趋势，至今科学教育学仍没有形成，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所谈论的只是一种模糊的而在实际上还并不存在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科学教育学仅仅是一种科学的直觉或科学的暗示。然而，科学教育学借助于曾更新了19世纪思想的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必将会冲破层层迷雾和重重险阻，真实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类通过科学进步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人类也必将通过一种新的教育科学来培养和发展自身。在这里，我暂不更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在数年前，一位知名的医生在意大利创办了一所“科学教育学学校”，其目的是为教育界已开始意识到的新运动培养师资。这所学校在两三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意大利各地的教师都慕名前来参观学习。这所学校得到了米兰市政当局的支持，并为它提供了良好的科学设备；同时也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自愿帮助。的确，学校在开始时办得很兴旺，人们都希望它能够通过实验建立一门“造就人的科学”。而这所学校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杰出的人类学家塞吉的热情支持。

30多年来，塞吉一直在意大利教师中积极倡导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他说：“当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教育方法，为此而奋斗也就是为人类复兴而奋斗。”他的教育著作已汇编成《教育与训练》一书出版。在该书的一篇讲演稿的摘要中，他鼓励这个新运动。他相信人们渴求的学校复兴之路在于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他说：“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种训练人和教育人的观念而奋斗。我对它思考得越深入，就越是觉得正确有用。我主张建立一种自然的和合理的方法，

金鱼缸旁的妇人

奉献“儿童之家”的教学实践，本书将告诉我们一种科学的有生命力的系统教育方法：“蒙台梭利方法”。





最重要的是把人作为个体进行大量准确的和合理的观察，特别是在幼年时期进行这种观察。因为，这是一个奠定人的教育和文化基础的时期。”他还指出：“测量头部和身高，这决不是真正意味着我们就是在建立一种教育学体系。但是它却为我们指明了通往这种体系的道路。因为既然我们要教育人，我们就必须对人具有准确和直接的了解。”

塞吉的威望足以使许多人相信：如果具有人类个体的知识，教育人的方法即垂手可得。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随之导致了追随者的思想混乱。一些人只停留在字面上的解释；一些人则曲解或是夸大了塞吉的某些论点。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对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和对学生在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既然对学生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往对学生进行合理教育的道路，那么，通过实验研究，学生的教育也能随之自然地得到发展，似乎实验研究完全可以取代教育。于是他们把教育人类学直接命名为“科学教育学”。这批塞吉的新忠实信徒高举着这面旗帜，以为这面旗帜一旦牢牢地插到学校这块阵地上，就会赢得胜利。

因此，“科学教育学学校”只教会未来的教师们掌握人体测量法，使用触觉测量仪器和收集心理学资料，认为如此这般一支新的科学教育学的教师队伍便就此诞生。

应该说，在这场运动中，意大利是跟上了时代脚步的。法国、英国，尤其是美国，在人类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基础上，也在小学中开展了广泛实验，并希望从人类测量和心理测量中找到学校复兴之路。然而，由于这种目的的实验研究多半是由对医学而不是对教育更感兴趣的医生进行的，很少是由教师进行的，因此他们不是力求为建立科学教育学而进行实验，以取得相应的结果，而往往是通过实验对心理学或人类学做出贡献。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学 and 心理学尚未致力于学校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没有科学地训练出达到真正科学家水平的教师。

而事实上，学校的实际进步需要把这些现代趋势在理论和实践中真正融





德国基辛根幼儿园的孩子

现代的幼儿学校需要把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些新趋势融合进幼儿教育之中。

合起来。这种融合将把科学家直接引入学校这一重要领域，同时，也将把教师提高到目前科学家的水平。

克里达罗在意大利创办的教育大学正是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而脚踏实地





地工作着，其目的在于提高教育学的地位，使它从原来属于哲学的次要分支科学而成为占有显著地位的一门独立科学，并像医学一样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显然，教育卫生学、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亦将成为科学教育学的分支科学。

意大利作为隆布罗索、德·齐万尼和塞吉的祖国，在这一运动中起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值得引以为荣。事实上，这三位科学家都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开创者。他们分别开创了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十分值得庆幸的是，这三位学者都是他们本专业公认的权威，在科学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培养了一批敢想敢做的优秀学生，还为在群众中提倡科学复兴做了大量的宽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毋庸置疑，他们是我们祖国当之无愧的骄傲。

然而，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文明。在如此伟大的事业面前，我们只能承认一个祖国，那就是整个世界。在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事业中，无论谁，只要做出一种实验，哪怕只是未获成功的尝试，也应当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尊敬。在意大利，由于许多小学教师和督学的努力，科学教育学学校和人类学实验室相继在各个城市中涌现，尽管它们有些只存在了很短暂的时间，有些尚未具规模便遭夭折，但是它们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可贵的首先是那种鼓舞它们的信念，并且它们为人们打开了探索之门。

当然，这种尝试本身显然并不成熟，它产生于人们对尚在形成中的新科学还不甚理解。然而，每一桩伟大事业都是在反复失败和不断完善中成形的。当亚西西的圣·弗兰西斯在幻觉中见到了“主”，并听到“主”对他说：“弗兰西斯，重建我的教堂吧。”他认为“主”所说的正是他现在所跪的那座小小教堂。于是他立即动手搬运石块，重新修缮破败坍塌了的墙壁。他不停地搬，直至后来他领悟了“主”的启示，他的使命是用劳苦大众的精神重振天主教。这位最初是如此天真、不辞辛劳地搬运石块的圣·弗兰西斯，继而成为了领



导人民取得了胜利的宗教改革者，他就是一位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个人。所以，所有曾经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做出过实验或是尝试的人，就是为同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同一整体中的成员之一。我们的后人终将会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就有人信仰过这个目标，并为之奋斗过。像圣·弗兰西斯最初的设想一样，我们也曾相信：只要把实验室这种坚硬的光秃秃的石头搬到“残垣颓壁”的学校，就可能把学校重新建立起来；也像圣·弗兰西斯指望他扛在肩上的花岗岩石块一样，我们也曾寄希望于唯物论和机械论的各门科学的帮助——这样我们被引入了歧途狭路。若要创立培养后代正确而有生命力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走出误区与困境。

用实验科学方法培训教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们尽可能用最正确的方法教会他们精通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也仅仅是造就了一些按刻板程序操作的“机器”，其用处令人难以信服。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模式把我们的教师引进实验领域，那我们将永远停留在理论上。按照形而上学的哲学原则培养出的旧式学校教师，仅仅是懂得了一些被公认为是权威的理论：动用了眼睛的肌肉来阅读这些权威的著作，运动口腔的肌肉去谈论这些权威的思想。而按照科学方法培养出的教师，不仅熟悉这些仪器，而且能运动手和手臂的肌肉去使用这些仪器；此外，他们还获得经过一系列典型实验所构成的知识和技能，并学会用简单的和机械的方法进行这些实验。

但是这些差别还并非是实质性的差别，因为最本质的差别更主要的是存在于人的内在精神，而不可能只存在于外部技术。目前我们培养新型教师，仍然是让他们停留在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还没有完全把他们引入科学实验领域，未能进入高深的研究阶段，从事真正科学家的实验。

那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科学家不是指仅仅懂得操作物理实验室里的实验仪器的人；也不是指仅仅会在化学实验室里灵巧而安全地配制各种化学反应的人；也不是指那些为生物学中的显微镜制作标本的人。

的确，许多实验助手的操作技巧也许比科学家本人要熟练得多，但他们





还不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把实验作为发现生命真谛和揭示生命奥秘的手段；他们在探索的道路上对大自然的神奇奥妙充满着热爱和忘我精神。科学家并不只是灵巧的仪器操作者，而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们的这种热忱的外部标志就如虔诚的宗教徒笃守教规：他们像中世纪的苦行僧，忘记了尘世，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中，常常不关心自己的衣食，因为他们不再考虑自己。他们因为长期使用显微镜而导致失明；有的出于热爱科学而给自己接种肺结核病菌；有的为了解霍乱的传播媒介而去处理患者的粪便；有的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而冒着生命危险去试验易爆的化学剂，这就是科学家的精神。大自然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召，乐意向这些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暴露自己的奥秘，赐给他们发明家的桂冠。

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一种高于“机械技能”的科学家“精神”。一位科学家，不仅应具备“机械技能”，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科学家“精神”；只有当这种精神超越或统帅他的技能的时候，他才能达到科学成就的高度。由此，也将获得新的实质性的科学发现，也会得出纯理论的哲学概括。

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培养教师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科学家的机械技巧。即我们主要的培养方向是“精神”而不是“技巧”。比如，原来我们在考虑科学地培养教师时，只是简单地让他们掌握科学的技术，而没有设法使这些小学教师成为优秀的人类学家，专门的实验心理学家、幼儿卫生学家；我们曾希望引导他们进入实验科学领域，但却只是教会他们操作需要一定技能的各种仪器。然而，现在我们则希望引导他们通过学校，这个他们自己的特定领域来意识到科学精神将为他们打开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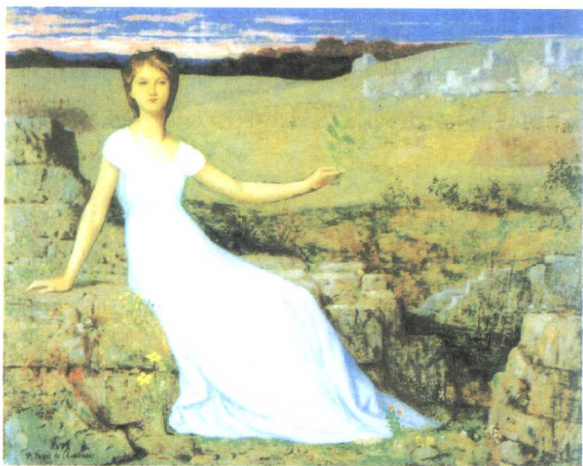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从教育者的心灵深处唤醒他们对于自然现象的兴趣与热爱，从而能够理解一个人在为实验做好准备并期待从中获得发现时的迫切心情。

实验仪器如同字母，假如我们要想读懂大自然的话，就必须知道如何运用它。大自然包含的种种神奇奥秘则是通过实验仪器向人类进行揭示的，正



如一部揭示作者伟大思想的书，是用字母符号组成它的文字与内容的。

我们假设，一个人只是机械地学会了拼写课本上的所有单词，而对一本印刷清晰的莎士比亚剧本，他也同样只能机械地阅读而不能领会作者的伟大思想所在；只会做实验的人，就像只会拼读识字课本上的单词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培养教师只是局限于技术方面，那么他们就只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



希望

我们教育者更需要培养的是“精神”，从心灵深处唤醒对自然的兴趣和热爱。

所以我们的做法要与此相反，必须使他们成为大自然的精神的崇拜者和阐释者——正如学会了拼读，而且还能读懂藏在这些书写符号背后的莎士比亚、歌德和但丁的思想的人。由此不难看出，上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啻天渊之别！

然而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就如此显而易见。一个学了拼字课

本的孩子，似乎认为他已经知道如何阅读了。的确，他们也能叫出商店招牌和报纸的名称，也能认出他所看见的每一个字，如果他走进图书馆，也当然自信能够阅读里面所有的书籍。但如果真的那样试着去做了以后，他就会发觉：“仅仅认识字是不够的，还得再回到学校重新学习。”早先我们通过教授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所培养出的科学教育学的教师，就是如此。

我们暂且不谈论培养名副其实的“科学教育学”教师的困难程度，也不

打算提出这样的培养方案，因为如此就会把我们引向那些不必要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假定，通过我们长期耐心而细致的训练，已经培养出了习惯于观察自然的教师，并且具备了自然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昆虫学家常常在深夜起身，走进森林或者田野里面，惊奇地发现让他感兴趣的那些昆虫早就醒来在活动了。这位科学家顾不上辛苦与劳累，马上就投入了专心致志的观察，完全无视于自己的满身污泥或是灰尘，也未意识到晨雾浸湿了他的衣服，或是烈日正在当头暴晒。他小心翼翼只是为了不惊动那些昆虫，让这些昆虫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平静地继续进行他所希望观察到的自然功能。

假设一名教师能够达到一名科学家这样的境界：这位微生物学家虽然已成半盲，却仍然坚持不懈地在显微镜下观察纤毛虫的本能活动，他从这些微生物相互回避和选择食物的方法中，似乎发现它们具有某种朦胧的意识。于是这位科学家又用电刺激来打破它们的呆滞状态，观察它们中的一些如何聚集在正极，而另一些又如何聚集在负极；接着他还用光的刺激作进一步实验，注意观察它们中的一些怎样趋向光源，而另一些又怎样避开光源。他在考察研究这些活动以及其他的类似现象时，总是想回答一个问题：趋光或避光是否和相互回避或选择食物的活动性质相同。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别是否是出于选择的结果和具有朦胧意识，而并非出于磁力吸引和掩护的物理作用。让我们再假定：虽然已经是下午四点，然而我们的科学家还没吃午饭，他很清楚他还在实验室里工作而不是在家里，对这一事实他感到满意，因为如果在几小时前就被家人叫回家去吃饭就会得不到这样有意思的观察结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教师不依赖于他的科学训练就对观察自然现象具备了这样一种态度和兴趣，这固然很好，但还不够。教师的特殊使命是细致地对人进行观察，而不是观察昆虫或细菌。他不是在日常生活习惯表现中研究人，也不是像研究昆虫那样，在它们早晨醒来后，就跟踪它们的活动。教师是在唤醒智力生命中研究人。

我们希望培养教师对于研究人的兴趣，这种兴趣的特点是观察者和被观



察的个体之间有内在的亲密联系。然而这种亲密联系在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及其所研究的自然形态之间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做出部分的自我牺牲，是不会爱上他所研究的昆虫或者化学反应的。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包含着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几乎像一个殉道者。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更温柔、更深厚而难以割舍，却又简单得无处不在。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爱，爱不仅仅是受过特殊教育知识阶层所特别具备的。

为了阐明这第二种培养模式，就是说精神的培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耶稣基督第一批弟子听耶稣谈有一个比世间任何王国伟大得多的天国时，虽然他们是那样虔诚，但仍然天真地发问：“主啊，请告诉我们，谁是天国里最伟大的呢？”耶稣听了这个发问，便抚摸着以一个虔诚和惊奇的眼光看着他的孩子的头，回答说：“谁变得像一个孩子，谁就是最伟大的。”如果听到这种回答的信徒，怀着热烈和崇敬的心情，把耶稣的话牢记在心里，渴望达到这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充满了尊敬、爱戴、神秘和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孩子的种种表现。这样的观察者，即便是把他带到挤满孩子的教室里进行观察，他仍成为不了我们所希望造就的新型教师。但是如果设法把科学家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基督徒的虔诚与热心都移植到教育者的灵魂中来，那么这个教师将向孩子学习怎样完善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

让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考察教师的态度。不难设想，如果一个有观察和实验技术经验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为了在自然的状态和原始的环境中研究“某种真菌”而去旅行。他先在野外进行了观察，然后借助于显微镜和其他实验设备作了尽可能仔细的进一步研究，事实上，他是一位既懂得研究自然是怎么回事，又精通现代实验科学为这种研究所提供的一切手段的科学家。

我们再设想，这位科学家因做了独创性的工作而被安排到某个大学主持科学研究工作，其任务是对膜翅目作进一步的开创性研究。假设当他到了工作岗位，给他看一个有玻璃盖的盒子，里面装着许多美丽的蝴蝶。它们的翅

